

有哪些甜甜的古言小说？

我嫁给了我不喜欢的公子，碰巧，他也不喜欢我。

洞房花烛夜，他留我独守空房，还要与我约法三章：人后，大家井水不犯河水。至于人前.....

庆历二十年秋，宪帝抱恙，太子萧兖监国。这段时间，我爹的日子很不好过。

1

我爹不是个好官，他总昧着良心逢迎圣意，之前如何得宪帝欢心，现在就如何不受太子待见。

因为太子是已故皇后所生，宪帝不喜皇后，也不喜太子，曾两度欲废太子以立恒王。

恒王之母为宠妃万氏，祖父乃是当朝太傅，独掌前朝。

太子德才兼备，深受臣民爱戴。恒王骄奢淫逸、专横跋扈，为百姓记恨。

故此，朝中大臣虽忌惮宪帝与太傅的权势，却还是谨言慎行，大都在暗中支持太子。

而时任中书侍郎的我爹，却秉承着他的为官之道——始终与宪帝同心，废太子、立恒王。

这一次，我爹在前朝颇受刁难，也是可以预见的了。

见我爹每次下朝回来朝服都被汗水浸湿大半，我忍不住劝他，「爹，如果做官太累，我们就回祖籍吧？娘一个人在那里也孤单。」

我爹思躇良久，却仍是不肯，只是看着我幽幽道：「是要回去的，不过需等我将鸢儿安置好了再说。」

我爹所谓的安置，就是要将我嫁给林风岩。

2

林风岩是兵部侍郎林鹤堂之子。他爹与我爹交好，我与他自小一处玩耍，如今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，他有意娶我，我也中意于他。

只是，林风岩十四岁起就跟随征远大将军南征北战，鲜少在京，结亲的事，不得不暂时搁置。

这次出发前他将随身佩戴的玉佩交到我手上，说漠北之行只需三个月，回来便要娶我。

玉佩是他娘留给他的遗物，右下角刻着个小小的「林」字，质地温润，如他的人一样。

3

林风岩出城那日，我登上城楼为他送行。落日的余晖将他周身镀得金黄，他扯住缰绳，停下来冲我挥手，大声说让我等他。

我的少年郎，雄姿英发，身前是他要守护的城池和他心爱的姑娘，身后是万里黄沙。

每次短暂的相聚都无法弥补长久分离带来的悲伤，我从城楼上下来时心神恍惚，撞了一个人，还险些将他撞倒。

被撞的人很是不快，声音带着嘲讽，「姑娘的心怕是被那马上的小将军带走了，如此魂不守舍！」

我打量着他，这人二十上下的年纪，着一件蓝色蝠纹锦衣，身形颀长，束冠而立。他虽眉目清俊，狭长的双眼却透着一股让人不寒而栗的冷意。

我只好上前赔礼作揖，「是小女冒失，望公子莫怪。」

话音一落，我就拽着欲上前理论的碧痕匆匆离去。

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有些人惹不得。

4

林风岩此次北行只是跟随大将军例行巡视，可转眼三个月归期已至，我日思夜念的人没有回来，我等到的却是皇帝的一纸赐婚书。

那日，大雪漫天，前来宣读圣言的公公扯着嗓子朝我爹道喜：「恭喜姚公！令女和薛侍郎的婚事，乃天赐良缘呐！」

这天赐的良缘差点让我爹晕厥。公公一走，我爹就体力不支向下倒去，我和姚管家赶紧将他扶住，「爹，您没事吧？」我问得急切。

我爹缓过神来，捶着心口的位置痛心疾首，「薛慕白！皇上怎可将鸢儿许配给他！他.....他可是我的劲敌哪！」

上次见我爹如此悲愤无助，还是十多年前我娘去世的时候。

我不安起来，想到林风岩迟迟没有消息，如今自己又要被迫嫁于我爹的政敌，心里委屈难耐，终于哭出声来。

「鸢儿莫哭，爹不会让你受委屈。」我爹按捺住焦躁，信誓旦旦地向我承诺，「明日下朝我就去求皇上撤回成命，皇上一定会应允的。」

5

皇上并未撤回成命，因为我爹连皇上的面都没见着。他在殿前等了两个时辰，才等到伺候宪帝的公公出来回话，「姚大人请回吧，皇上近日愈发不好了，如今除了太子和万贵妃，其余人等一律不能接见。」

我爹将这个�息带回来时，林风岩的�息也终于到了。

林府派来送心的人说：「大将军返城时，在雁门关附近被人突袭，巡查队全军覆没，将军和我家公子均不知所踪，极有可能.....」

我攥着林风岩赠我的玉佩，全身颤抖不已。那个数月前还执着我的手，说要娶我的人，那个骏马上一身戎装，要我等他的人，没有信守承诺，他不回来了。

泪在眼眶里打转，我却怎么都哭不出声来，只觉得眼前的一切都黯淡无光，心痛得无法呼吸。

「事到如今，只能逃婚了。」我爹似下了决心，笃定嫁过去薛慕白会为难我，「鸢儿，我派人将你送出城去，你去漠北，去找林风岩。」

自宪帝卧床后，接二连三的变故催白了我爹的双鬓、扰乱了他的阵脚。我看着一夜间老去许多的我爹，强行将眼泪憋了回去，「爹，我不走，违背圣意是杀头的罪，我不能让爹一个人承受。」

6

未启红盖头，无饮合欢酒，不见郎君情缱绻，独守红烛摇曳。

庆历二十一年春，我凤冠霞帔，带着十里红妆嫁进了薛府。婚礼上的热闹喧哗，紧接着的是洞房之夜的悄无声息。

我在床前独自坐到深夜，才有薛府的下人进来通传，「我家公子今日多饮了几杯酒，在书房歇下了。公子命奴才来告知夫人，不必等了。」

我听了来人的话，伸手扯下盖头，将躲在门口抹泪的碧痕叫了过来，「碧痕，伺候我卸妆吧。」

「小姐.....」碧痕委屈着，眼圈微红，带着浓浓的鼻音替我鸣不平，「小姐受委屈了，我们早起梳妆了半日，姑爷竟不肯来看一眼。」

「有何委屈的，」我走到铜镜前坐下，自己动手取下凤冠，「他本也不是我属意的，如此最好。」

碧痕的泪又滑了下来，「林公子待小姐多好，可惜.....。」

碧痕已哽咽得说不出话。

提到林风岩，我眼中的泪就如断了线的珠子，大颗大颗地落进了面前的妆奁里。

铜镜里容颜姣好，可竟不是为你而扮。

林风岩，你可知我已嫁人，那个携着我三叩九拜的人，不是你。我期待了许久你能亲手为我掀起盖头，却终究是场痴梦。

我令碧痕灭了两只红烛，就着昏黄的灯光入榻而卧，却如何都睡不着，眼前浮现的都是林风岩的音容笑貌。

他每一件儿时闹的笑话、每一个含着笑的眼神、每一句说出口的承诺，我都细细地反复斟酌。

那日，我放任自己，思念了林风岩整整一夜，

我知道，过了这日，我再不能肆无忌惮地想他了。

7

第二日洗漱完毕，我摘下林风岩赠我的玉佩用帕子层层包住，藏到了箱底，随后命碧痕去厨房挑了几样可口的小菜，亲自给薛慕白送去。

路上，趁引路的丫鬟不注意时，碧痕冲我抱怨，「昨日小姐一夜未睡，为何不晚些再起，他都不顾小姐的脸面，小姐何必还要想着他。」

我低下头，小声提醒碧痕，「知道你心疼我，但以后这样的话再不能说了。今日所在之地是薛府，不是姚府，你这样口无遮拦只会让我们的日子艰难。薛公子是姑爷，不准再『他』『他』地乱叫，可记住了？」

「嗯，记住了！」碧痕噙着嘴有些委屈，但还是听话地答应了。她从小跟着我，纵使有些性子，却极听我的话。

我一路上琢磨着我爹告诉我的话：薛家几代为官，薛老爷曾官至翰林学士，听我爹说他为人谦逊豁达，薛夫人也是贵门女子，温暖大度，可惜二人皆因病早逝，只留了薛老夫人和薛慕白一老一少。

薛慕白年幼时曾是太子伴读，如今任吏部侍郎，是太子的心腹。

最主要的是，薛慕白自入仕起就与我爹不和，二人各为其主，每每在朝堂上争执博弈，最近，败下阵来的往往都是我爹。

出嫁前，我爹惆怅不已，酒一杯接一杯落入腹中，临到上轿时还执着我的手不肯放开，「薛慕白性情乖张孤傲，目中无人，极难相处。鸢儿嫁过去，务必忍让着他些，眼前亏吃不得。」

想着我爹的嘱咐，不觉间我和碧痕已经来到书房门口。有小厮端着水盆从内间出来，我便问他：「你是夫君身边的侍从吗？他可曾起床？」

小厮在我身边垂着头，毕恭毕敬，「回夫人，我叫知轩，一直跟随公子。公子他刚起床洗漱完，此刻正在晨读。」

我点了点头，表示知晓，就带着碧痕向里走去。

离内室越近，我心中越忐忑不安，不知道这位素未谋面的夫君会不会给我难堪，不知道接下来的这场谈判是否能如我愿。

终于进了内间，薛慕白披着一头青丝，正在榻上对窗而坐，手中捧着一本书，读得认真。

「夫君。」我轻轻唤了一声。

薛慕白闻言转过身来，四目相对的一刻，我和他都愣住了。

薛慕白，竟就是我送林风岩出城那日撞到的公子。

原来事情真的会比想象中还要糟糕。皇上赐给我的这位如意郎君，不仅是我爹的政敌，还是那个令我看一眼就有些害怕的公子，甚至，他还曾嘲讽过我对林风岩的心意。

我在心内苦笑，既然事情要坏到底，那就由它去吧。

我心一横，示意碧痕将饭菜摆上桌，率先打破沉默，「夫君昨日醉酒，定没吃多少东西，我挑了几样爽口的，你看看可还对胃口？」

薛慕白扫了眼桌子上的菜，声音冷冷地，「我没有这么早用餐的习惯。」话落，眼光又回到了他捧着的那本书上，仿佛我和碧痕根本就不存在。

我有些难堪，尴尬地站了一会，才又说：「夫君不喜欢，我让人换些来吧。」

「不必了！」薛慕白有些不耐烦，「放在此处吧。」

我沮丧起来，他真的同我爹说的一样不好相处，想了半日的那些话，竟不知如何说出口。

「夫君.....」

「姚姑娘何必在这里自取其辱？」薛慕白突然开了口，复又抬起头来看我，眼神冷冷的，与初见那日一般——令人生畏。

「这起婚事本就不是我中意的，我猜姑娘亦是，不必做出一副恩爱的样子来。」薛慕白话说得直白，好像想到了什么，他的嘴角扯出一抹讥讽的笑，「我那日见姑娘失魂落魄，不是对林

小将军用情至深吗，怎今日一口一个夫君地叫着，倒叫我意外了。」

薛慕白的话实在不中听，丝毫不顾及我的脸面。既然如此，我也不再拐弯抹角，努力压制着心底的怒意，我又朝向他，也换了冷淡的语气，「薛公子所想即是我所想，既然你我心意相通，不如就约法三章？」

薛慕白没接我的话，嘴角依旧挂着嘲讽的笑，饶有兴趣地挑了挑眉，示意我说下去。

我硬着头皮上前一步，摆出一副豁出去的架势，「皇上早已不问政事，赐婚的事，怕是太子的意思，薛公子是太子的人，不会不知道他的用意。」

我停了停，观察薛慕白的表情，发现他并没有打断我的意思，才又鼓起勇气继续，「后宫万贵妃一人独大，前朝万太傅执掌大权，太子虽已监国，恒王却始终是个威胁。在这么关键的时刻，太子定然极力争取可用之人，我猜想，我爹便是其中之一吧？」

我一口气说完，等薛慕白的反应。可他依旧淡定，嘴角挂着似有似无的笑。

我有些懊恼，「既然太子希望与我爹交好，那薛公子就该对我好些，我会劝我爹归顺太子。」我忿忿说道，语气有些急了。

一丝笑意从薛慕白的眼中闪过，他向前倾了倾身，「没想到，你倒比你爹聪明许多。只是不知道，姑娘想要我如何对你

好？」

见他终于肯接话了，我赶紧提出要求，「人前，我希望公子能如真正夫妻一般待我。」

「为何？」薛慕白问。

「为了我爹，让他放心。」我想了想，又说，「恐怕薛公子也有同样的需求，薛老夫人那边，我也定会极力配合。」

听了我的话，薛慕白似是很满意，他心思一转，又补充说道：「如此也好。只是人后，你我井水不犯河水，待事成，我会向太子求一道诏书，请他还你我自由。」

「好！」我心中暗喜，连忙同意，借机又提出要求，「不知道薛公子能否去向太子请示，事后保我爹平安。」

「一定！」薛慕白承诺。

我终于放下心来，笑着提醒他，「恐怕薛公子今日便要陪我演出戏了，早饭用过，你我需去向祖母请安，然后陪我回姚府看望我爹。」

7

我没想到，薛慕白的演技竟然如此收放自如。

在薛老夫人跟前，他表现出一副与我你情我浓的样子，到了姚府，他又对我爱护有加，对我爹恭顺有礼。

反倒是我，好几次都要演不下去。

从姚府出来，薛慕白扶我上马车，趁众人不备时问我：「姑娘对我今日的表现可还满意？」

我看他又恢复了那副惯有的冷漠表情，也收起笑来淡淡回他：「公子演技甚好。」

「可姑娘似乎有些不尽人意。」薛慕白刻薄了一句，便放下骄帘转身与我爹寒暄告别，留我在车内独自烦闷。

8

接下来的日子，与跟薛慕白约定好的无差，他每日忙着上朝，与太子计谋大事，回来就在书房歇息。我每日去陪老夫人说话，有时候回姚府去看看我爹，劝他与太子交好，也顺便打听些林风岩的消息。

如果说生活开始恢复平静，那么林风岩成了我唯一的不如意，每次听我爹说还没找到他时，我的心都会痛上几分。

「鸢儿……」我爹看着我伤心的样子，预言又止。

「爹，您有什么话要说？」我只好问他。

我爹想了想，叹了口气，「我老了，照顾不了你多久。如今你已嫁人，爹看着薛慕白待你不错，你……是时候放下风岩了。那孩子命苦，注定与你无缘呐。」

我爹说得委婉，我却听得明白。

我只好笑着骗他，「女儿自然知道，嫁了谁便心中只有谁。风岩他.....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我只是与爹一样担心他的安危。」

想了想我又看向我爹，央求道：「爹务必要多安排些人去找寻他的下落。」

「这是自然，」我爹心事重重，「你林伯伯也一直派人在找，只是竟一丝线索都没有。」

那日回到薛府，我始终无法平复心中的悲伤，偷偷翻出林风岩赠我的那枚玉佩紧紧握在掌心。那个温润如玉的公子，那双含笑多情的眸子，我是不是再也见不到了？

9

转眼已是深秋，我给薛老夫人做了几身过冬的衣裳，亲自为她送去。

老夫人已年过六旬，许是经历了太多悲痛，她看上去要比实际年纪老些，一双眼睛却透着精明的光，清亮无比。

见了我，老夫人执意要我陪她去看院子里的枫叶，「如今降了几场霜，薛府的枫叶都红透了，可是极美的。」

到了花园，面对满目红霞，我才意识到嫁过来已半载有余，因困于生活，我竟未曾好好打量过周围的一切。

见我愣住不动，老夫人上前拉过我的手，在我手背上拍了拍，「你进府的第一日，我就瞧着你心事重重，你不喜欢慕白这孩子？」

被老夫人突然一问，我慌乱起来，连忙否定，「不是的，祖母。」

「既然喜欢，为何总看你淡淡的？」老夫人不依不饶。

我终于知道她为何执意要带我逛园子了，有些话要说，必得是此情此景。

我抬眼望着被霜打得红透了的枫叶，满心凄凉：将近一年了，我失了心爱的林风岩，嫁给了不爱的薛慕白，劝着爹爹转投太子，此刻陪着一个本与我毫无瓜葛的精明老太太逛一个完全陌生的园子.....

「祖母，我有些不适应。」我不知不觉说道。

听了我的话，老夫人又握了握我的手，语重心长，「慕白这孩子性子淡，初见时确实不讨人喜欢。你给他些时间，日子久了，便能看得清他的心了。」

老夫人说得极其认真，我心中不是滋味：她和我爹都有着极好的愿景，却不知道我与薛慕白本人，始终是相看两厌。

10

那日晚饭后，我见到了久违的薛慕白。

他跨进屋子时，神情有些不自在，「是祖母逼我来的，听说她今日也找你了？」

我点了点头，吩咐碧痕看茶，然后在案几前坐了下来，「公子坐下说话吧。」

薛慕白犹豫了一下，还是坐了下来，「其实，我该谢谢你的。」

他一反常态，「我每日在外奔走，没有时间陪她老人家，听说你每日都去问安，陪她说话。」

没想到薛慕白会这样说，我只好谦让，「闲着也是无聊，祖母见多识广，我也极乐意陪她说话。」

薛慕白嗯了一声，端起放在桌上的茶饮了一口。

他就在我对面，呼出来的气与我的相互交织，我禁不住细细地打量起他来：薛慕白极瘦，露出袖口的一截手腕，竟比女子的粗不了多少。再细看他穿着的衣裳，虽材质做工都好，但未免单薄了些。

他低眉饮茶的动作，也没了往日的清冷，取而代之的是让人心生怜悯的寂寥。我突然意识到，他自幼无了父母，必定孤独无助，养成今日这般冷漠乖张的性情，也似乎在情理之中了。

薛慕白只坐了一会便走了，我洗漱完后躺在榻上，却怎么都睡不着。

「小姐是有什么心事吗？」碧痕见我翻来覆去，进来问我。

见碧痕来了，我干脆坐了起来，望着窗外的夜色，「原来，再风光的人都有不如意之处。」

一生锦衣玉食的薛老夫人，却要经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。官运亨通的我爹，在我娘去世十几年后的今天，仍然思念至极，常常借酒浇愁。智勇双全的林风岩，至今不知是死是活。还有前途无量不可一世的薛慕白，注定内心孤苦、无人关怀。

碧痕不明白我突如其来的忧伤，打着哈欠劝我，「哪有事事如意的，小姐快睡吧，何必想些无用的，每日吃饱了饭，睡足了觉才是极好的。」

听了碧痕没心没肺的说辞，我笑了笑，竟羡慕起她来。

11

几日后，我命人叫来知轩。他自小伺候薛慕白，极聪明伶俐。

我将给薛慕白赶制的几身衣裳交到知轩手中，嘱咐他：「你家公子的衣食起居，还要劳你多费心。」

知轩接过衣服，恭敬地回了声「是！」

知轩走后，碧痕不解地问我：「上次见姑爷穿得单薄，怎么大户人家也如此寒碜？」

我向碧痕解释，「薛慕白无母亲照料，虽有老夫人，但她毕竟年迈，精力顾不得许多。他身边又全是小厮，总归粗心大意，哪里知道天气冷暖要及时为他添减衣裳。」

碧痕点了点头，认同我的话，「小姐真好。」

我笑了笑，「毕竟，我与他是名义上的夫妻。」

12

没想到，我与薛慕白虽只是名义上的夫妻，我要做的事却远不止替他做几件衣裳这么简单。

转眼年关已至，府里要置办年货、打点各府的往来，薛慕白公务繁忙，老夫人又受了风寒，这事便落在了我的身上。

虽嫁到薛府半年有余，府里的许多事我依旧不懂，只好跟薛总管商量着办，还有拿不准主意的，就等薛慕白下了朝，去书房问他。

薛慕白终日埋首于一堆文牒之中，经常连饭都顾不得吃，却还是用空暇的时间替我理出头绪，并吩咐总管如何协助我，每件事情都安排得周密妥帖。

忙了半月有余，府内上上下下有条不紊，我心中舒畅，与薛慕白说话时，也少了几分刻意。

「薛慕白，我如今不光能替你孝敬祖母，还能替你料理家事，你是不是还得谢我。」

我一边说，一边走到案前替他研起墨来。在姚府，我爹写文书时就喜欢我伴在身旁，我墨研得好，也能替他出主意。

「过了年，紧接着就是上元节，这可是我最喜欢的日子，还有，碧痕可会做灯笼呢。」我心中愉快，话也俏皮起来。

「我做灯笼也极好。」薛慕白似受了我的感染，不冷不热地说了一句。

我不明白他的意思，停住手中的活看他，等他接下来的话。

薛慕白收了笔，抬头看了看我，见我怔怔地，就敲了敲砚台，示意我继续，「你不是要我谢你吗？上元节时，我亲自做盏灯笼送你，可还行？」

一直习惯薛慕白的冷淡，如今他主动与我示好，我倒不自然起来，只好一边继续研墨一边对他说：「自然是好。」

想了想，我又问他：「薛慕白？你真会做灯笼吗？」

「当然，我骗你做什么？」薛慕白认真地答我。

我一直以为薛慕白的的生活只有读书和写字，但是这话我只在心里想想。

「真好。」我说。

薛慕白莫名其妙地看了我一眼，继续写他的字，我也就默不作声，看着他案上的墨迹发起呆来。

「你的字倒是工整，有几分清峻洒脱，不刻板。」我失口说道，「旁人都说字如其人，如今看也不尽然。」

听了我的话，薛慕白竟没恼，轻笑了一声，「听你的意思，我是人不如字了？」

自知失言，我赶紧解释：「不是不是，只是你的字极好罢了。」

我放下手中的墨锭，作了作揖，「突然想起来还有事情要处理，我.....走了。」

我说完我转身就跑，出了门才松了口气，抚了抚胸口。最近跟薛慕白接触颇多，一时得意忘形，竟忽略了他原本是个惹不得的人，言行无状起来。

说好两不相干的，看来还需离他远些，我心下想着。

13

为了远离薛慕白，我躲过了许多不必要的家宴，但太子亲赐的晚宴是无论如何也躲不过的。

太子昭告群臣，特定正月初五日在皇宫大摆宴席。薛慕白作为太子的宠臣自然受邀，而我作为薛慕白「恩爱」的夫人，自然也要参加。

晚宴那日，我在宫门前下车，由公公领着，与薛慕白并肩进了皇宫。偶有宫人经过，我好奇地抬头观望，就听薛慕白低声提醒，「好好走路，不得东张西望。」

被薛慕白训斥了一句，我只好听话地低了头，有些难堪，反而是引路的公公开了口，「薛侍郎不必如此小心，夫人第一次进宫，好奇是难免的。太子殿下已经嘱咐过了，让夫人不必拘礼。」

纵然公公这样说，我却不敢造次了，只乖乖跟着薛慕白来到大殿。

殿堂里人声鼎沸，群臣和家眷们三五成群在相互寒暄，而我，只认识薛慕一个。

我下意识地拽了拽薛慕白的衣袖，有些紧张。他转身看了我一眼，正欲说什么，就见一个漂亮的宫人上前行礼，「夫人，这边请。」

我这才知道，太子的晚宴，男宾女宾是要分开的。

我更加沮丧，拉着薛慕白的衣袖不肯放手。本以为他会毫不留情地将我拂开，谁想他竟温柔起来，弯腰伏在我耳边低语，「太子不是说了，让你不必拘礼，你想看什么便看，想吃什么便吃。」

薛慕白话音刚落，就听殿上传来爽朗的笑声，「薛侍郎与夫人果然是新婚宴尔，怎的连半刻都不肯分开。不如侍郎去陪夫人，到女宾处落座吧？」

殿上人的话引来一阵哄堂大笑，我更窘迫了，瞄了一眼身旁的薛慕白，他也红了脸，朝殿上拱手，「太子殿下何故戏弄微臣，微臣的夫人未见过世面，拘谨些，还请太子、太子妃不要见笑。」

薛慕白说完又朝女宾处作揖，「劳烦各位夫人多加照拂。」

薛慕白说得极诚恳，我感动极了，赶紧跟着宫人落座，免得再招来众人的调侃。

坐在我左手边的，是中书令王夫人，她比我年长许多，为人和善，对宫中的人和事也熟悉，就低声向我介绍。

说到上手第二个华丽女子时，王夫人笑了一笑，「这位是和阳公主，恒王殿下的胞妹。你家夫君少年才俊，极得她赏识。」

王夫人说完，又示意我看殿上的太子和太子妃。跟我想象的一样，太子器宇轩昂，自带一身贵气，俨然已是九五之尊的样子。一旁的太子妃虽然姿色逊了些，却也珠光宝气，雍容华贵。

王夫人说，这位太子妃是万贵妃的母家之人，虽与太子自幼相识，却感情不睦。

听到这话，我心下感慨，原来太子也与薛慕白一样，婚事，也只是政事的一部分罢了。

想到薛慕白，我就朝他所在的方向望去，此刻他正倾身与一旁的人交谈，殿内柔和的光线照在他的脸上，掩去了他平日的冷傲疏离，竟十分好看。

14

我怎么都没想到，和阳公主会主动找我说话。

「薛夫人倾国倾城，果然同传闻中一样。」公主语气温柔，面上却疏离冷淡，「殿前的白梅开了，薛夫人陪我去赏赏吧？」

和阳公主说话的样子，总让我觉得像谁。

「宫里的梅花果真不同，花期早，色泽也比寻常的艳丽。」到了梅园，我捻起一支盛开的白梅嗅了嗅，「这花不争不抢，独自开在寒枝尽头，倒也别有一番风味。」

和阳公主却并不在意我的寒暄，开门见山道：「你既是他的夫人，就该全心全意待他，将他照顾妥当。」

我怔了一下，随即明白公主口中的「他」是谁了，便小心翼翼地问：「妾身愚钝，不解公主何意。」

和阳公主见我态度恭敬，语气和缓了几分，「慕白他自小无人照料，我前些日子在太子府见他，那样冷的天，竟只穿了件单衣。」

公主想了想，接着说：「想必薛夫人年纪小，爱玩闹些。但是，你既然做了他的夫人，就该将他的饮食起居时刻放在心上。」

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悲伤溶进了和阳公主淡漠的眸子里，她低头侧过身去，用极低的声音对我，更像是对他自己说：「我与他无缘，不能再亲自为他做这些，所以只得来求你，替我好生照顾他。」

和阳公主情至深处，竟然放下姿态，对我用了个「求」字。

原来，薛慕白是有人关切的。我也终于明白，他要与我两不相干，除了与我爹交恶，大概也因为心中彼此念着的人吧。

从梅园出来，和阳公主临时有事去了别处，我只好跟着宫人回殿。

刚踏上小路，迎面来的一个人挡住了我们的去路。我往左走他便往左，我往右他也往右。

身边的宫人欠身作揖，「奴婢见过恒王。」

我心中一惊，也跟着行礼，「臣妇参见恒王。」

对面的人半天没有动静，我只好低着头避让到一边。

「果然是个妙人！」恒王轻笑了一声，语气轻佻。

我不敢说话，等着他带人大步离开了，才转头看了一眼传闻中嚣张跋扈的恒王。他身形魁梧，衣着浮华，腰间配着大块青玉，由众人簇拥着匆忙而去。

16

晚宴结束，薛慕白与我一起乘坐马车回府，他沉默不语，我只好主动找话，「和阳公主气质极佳，她还问起你呢！」

「嗯。」薛慕白只应了一声，不接话。

与他聊天，总有些尴尬，我只好自己往下说：「听说你们从小一起长大。」

「是，」薛慕白终于开了口，「我小时候在宫里陪太子，和阳虽是恒王的胞妹，却与太子亲近。」

「怪不得。」我恍然大悟。

「怪不得什么？」薛慕白问。

「她跟恒王一点不像，和阳公主娇柔谦顺，那个恒王却轻浮自大。」我如实说。

「嗯。」薛慕白又挤出一个字来，低头沉思，不再说话。

薛慕白一定极爱慕和阳公主，却不得不奉旨与我成亲。

惺惺相惜之感油然而生，我想起和阳公主的嘱托，转而问他：「以后我们一同用膳吧？祖母日日吃斋饭，我自己一个人着实孤单。」

薛慕白看了我一眼，依旧淡淡地，「不必了！」想了想，他又补了一句，「我公务繁忙，时常不能按时用饭。」

听他如此说，我连忙表态，「没关系的，我等你。」

薛慕白侧过脸去，我看不到他的表情，只听他用一贯的平淡的语气回我，「再说吧。」

接下来便一路无话。

马车颠簸，我无聊至极，竟昏昏沉沉睡了过去。

醒来时，马车已经到了薛府门口，我正斜靠在薛慕白身上。

我赶紧直起身来整了整衣裳，向他道歉，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太困了。」

薛慕白嫌弃地看了我一眼，毫不留情地拍了拍被我弄皱的衣服，独自跳下了马车。

我也赶紧起身，结果被车门口的横档拌了一下，整个人向地上扑去。

刚走出不远的薛慕白眼疾手快，将失去重心的我拦腰抱住，于是我整个人跌进了他的怀里。

用了好大的力气两个人才重新站稳，我吓得不轻，心依旧扑通乱跳，薛慕白抽回放在我腰上的双手，「总是这么冒冒失失的，小心些。」

「会的会的。」我心有余悸，抚着胸口向他表示感谢，「多谢薛公子相救。」

薛慕白看了我一眼，嘴唇动了动却最终什么都没说，甩开袖子一个人走了。

17

又是几日不见薛慕白。

转眼到了上元节，他一大早就让知轩送了一盏八角宫灯过来，是他曾经答应要送我的。

他居然记得这个小小的承诺，看到这盏做工精良的宫灯，我更加意外，「这果真是你家公子亲手所为？」

知轩自豪地挺起胸脯，「自然，公子在宫里待久了，许多物件他都会做，且做得极好。」

知轩接着说：「上元节街上人多，恐不安全，公子交待过了，让我跟了去保护夫人。」

我和碧痕逛了十多年上元节都无事，但既然薛慕白好意，我只好领了他的情，让知轩跟着。

我们早早就出了门，从城东逛到城西，从日暮逛到了月上枝头。

人越来越多，挤挤攘攘。我和碧痕在舞狮处被人挤散，只好遣知轩去寻他。

我一个人在小桥上等着，桥的一头是热闹嘈杂的人群，另一头是一家新开的酒楼，此刻正灯火通明。只有桥上人少安静。

我倚栏远眺，月光清冷地洒在水面，接着灯笼映在水中的红光，星星点点，甚是好看。

我正看得入迷，一个不驯的声音突兀地响起，「薛夫人手中的这盏灯是宫灯吧，用的也是民间少见的宫纱，极妙！」

我吓了一跳，不自觉地后退了几步。

「怎么，薛夫人不记得本王了？」来人继续说道。



此人脸型方正、粗眉大眼，身着一件绛红色金边蟒袍，腰间配着大块青玉，如此浮夸的衣着打扮，我瞬间就知道是谁了。

「见过恒王。」我连忙行礼。

又是一声轻笑，「薛夫人拘谨得很呀！」

我被这声轻浮的笑惹得有些不快，却不得不恭敬地提醒他，「薛府的小厮去寻人了，一会就来。」

「薛侍郎当真不解风情，竟舍得让夫人一个人出来，不仅辜负了这良辰美景，也辜负了夫人这副国色天香的容貌了。」恒王言语间更是轻浮起来。

「王爷说笑了。」我赶紧说了一句，转身欲告辞去找碧痕他们，却不想被恒王一把拉住。

我瞬间慌了神，声音因愤怒和害怕有些发抖，「恒王这是做什么！」

见我眼中有了怒意，恒王嬉笑着松了手，「刚刚本王在桥下看着夫人立在桥边，身形孤寂，心疼难耐哪。怎么本王急急上来陪夫人，夫人却要匆匆而去呢，不急！不急！」

我不敢再走，怕他再做出什么过分的举动来。但恒王的眼神肆无忌惮地落在我的身上，总让我浑身不适。

一种前所未有的厌恶感蔓延全身，我焦躁地看着远处，盼着知轩快些回来。

「江天一色无纤尘，皎皎空中孤月轮。果然是好情好景，竟吸引了王爷的雅兴。」一个清亮好听的声音响起，我兴奋地转过身去。

是薛慕白！

18

等薛慕白走上前来，我一把抱住了他的胳膊。用力之大，几乎将薛慕白拽了个趔趄。

薛慕白向恒王行了礼，任由我抱着他，「微臣听说，王爷向来乐在其中，今日竟愿意抽身事外，实在难得，不如，让臣陪王爷赏赏这夜色吧？」

恒王也不觉尴尬，笑着回薛慕白，「不必了，本王路过此处偶遇尊夫人，见她一个人孤单便上来陪陪，如今薛侍郎既来了，本王只好重回那繁华之处，重拾乐趣。」

恒王走了，薛慕白看了一眼我紧抓着他的手，「还不放开。」

我识趣地松了手，「幸好你来了，这个人太可恶。」

我想起恒王的所作所为，又气又恼，鼻子也有些酸，差点落下泪来，「身为王爷，他如此言行无状，当街对着一个……一个良家妇女左右刁难。」

我实在想不起用什么词来形容自己，薛慕白听到「良家妇女」这种称呼竟忍俊不禁，笑了一下，「他一贯如此，以后离他远些便是。」

想了想，薛慕白又补充了一句，「我会护着你的。」

薛慕白的话虽说得冷淡又不经意，却让我心中莫名一暖。

19

中元节后，薛慕白更加繁忙。

有一日，他突然来了我房里，将一个纸条交到我手上，「明日回姚府，将这个交给你爹。」

我展开纸条，看到上面都是人名，有几个认识的，是当朝文武官员。

我不解地看向薛慕白，他懒得解释，「姚中书自会明白。」

我朝他噘了噘嘴，小心地将纸条收了起来。

「今日，我在这里用饭。」薛慕白说。

我瞪着眼睛看他，一脸不可思议。

薛慕白有些不耐烦起来，「不是你让我陪你的吗？」

我反应过来，连忙催碧痕去厨房让他们将吃食早些送来。

碧痕走后，屋子里只剩下我和薛慕白，他不说话，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，为了避免尴尬，只得搜肠刮肚找些事来填补，「那个……你上次送我的宫灯很好看，你有心了。」

「你已经谢过了。」薛慕白懒懒地拿起我书架上的一本书翻了翻，又放了回去，「姚姑娘每日就读这些吗？」

我连忙去看，发现薛慕白拿的是一本《女诫》，有些难为情，「我平日不读书的，这些放在这里，也.....只是装装样子罢了。」

我实话实说，没想到薛慕白嘴角又露出了一丝讥讽的笑，「看姑娘也不像是读过这些书的人。」

「薛慕白！」我有些气了，声音也提高了几分，「我嫁入薛府后谨言慎行，时刻以你和祖母为重，自觉并无半分过错，你何必出言羞辱我！」

见我生了气，薛慕白不恼怒也不解释，只噙着笑看我。

嫁入薛府一年有余，他还从未如此过。

我被他看得不好意思起来，扭捏着往外间走，要去看碧痕将饭菜准备好了没。

薛慕白也不管我的窘态，若无其事地跟着我出来。

成亲以来，我和薛慕白一起吃过的饭屈指可数，今日这种只有两个人的时候更是少之又少，我有些拘谨，薛慕白仍不忘调侃我，「这又不是在皇宫。」

说完，他将虾羹放在我面前，「多吃些，瞧你如今瘦的，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薛府管不起姚姑娘的饭食。」



我顾不得自己不喜吃海鲜，端起虾羹就吃。

薛慕白就笑吟吟地看我，等我吃完虾羹，又给我夹了大块的金乳酥，接着是一小碟笋丝、一小碗鸡汤。

我一一吃了下去，直到实在撑得难以下咽，只好求饶，「薛慕白，我吃不下了。」

薛慕白这才心满意足地放下箸，心情极好，「以后只要我有时间，都来陪你用饭。」

「不要！」我在心中拒绝。

一起用饭的初衷，明明是想让他多吃些的，但是照这样下去，我自己恐怕会胖成一头猪。

20

薛慕白最近总往我房里跑。吃完饭也不会像之前那样匆匆离去，他让知轩搬了些书来，将我书架上的替换下去。

一日，我在绣一方手帕，薛慕白倚在榻上读书。

过了一会，他突然凑过来开口问我：「绣的是什么花样？」

「兰花。」我回他。

「太素了些。」薛慕白给出建议，「莲花更适合你，纯洁无邪。」

着实稀奇，薛慕白这是在夸我吗？

见我愣愣地盯着他看，薛慕白复又垂下眸子，让视线落在他的书本上。

我笑起来，心中琢磨，若不了解他的为人，还以为他这是害了羞呢。

许是见我笑了，薛慕白也抿着嘴角微微笑了一下，眼光却始终没有离开那本书。

「这个绣成后是要送给祖母的。」我愉快地解释，「前几日问安，我看她的那方有些旧了。」

我想了想，又讨好他说：「等绣我自己的时，就依你的，我也喜莲的清雅。」

薛慕白又抬起头来，眼光灼灼，「姚文鸢，你嫁到薛府也一年有余了，可从未送过我什么。」

「如何没有？」我反驳他，「去岁入冬，我还为你赶制过几身衣裳。」

「可那不是你亲手所制，」薛慕白否认道，「吏部共事的官员里，只要成过亲的，都有他们夫人赠送的香囊。」

薛慕白的话完全在我的意料之外，令我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，过了半天，我才小心提醒他：「薛慕白，我们和他们不同。」

有一丝失望从薛慕白的脸上一闪而过。

「是不同。」他认同我的说法，「不过戏要做足些，这是你以前说的。」

21

送给薛慕白的香囊，我做了许久。

我又想起林风岩，他出发前不久曾向我求过一个香囊，指明要鸳鸯的图案。这个香囊我早已制好了，却再没机会送他。

我心中被悲伤填满，终日无精打采。

薛慕白看出了我的异常，一日用过饭后，他看着我说：「皇上时日无多了。」

我安静地听着，知道他有话要说。

「太子要想顺利登基，就得削弱万太傅在朝中的势力。上次让你带给你爹的名单，都是万太傅在朝中和地方的党羽。要撼动他的地位，必先斩断他的羽翼。」

薛慕白蹙着墨眉，眼神深邃。

「你爹理解了太子之意，他为官多年，门客众多，所以前段时间弹劾这些人的折子铺天盖地，太子便借机贬了许多人的官。只是……」

「只是什么？」我问，心中有些忐忑。



「征远大将军一死，太子身边再无可用的武将，兵权落在万太傅手中。三十万大军，如果他要谋反，我们之前的努力便会毁于一旦。」

「你是说，恒王有可能成事？那么我爹……」我不敢再想下去。

薛慕白的眸子沉了沉，「所以，紧要关头，我们需要一员良将。」

我意识到薛慕白接下来要说的话可能跟我有关，莫名紧张起来。

「兵部侍郎之子林风岩便是最好的人选，他跟随大将军南征北战，已经历练妥当。」

「可他已经死了！」我想都没想就脱口而出，说不明白此时自己的心境。

「他可能没死！」薛慕白说。

薛慕白的话让绝望已久的我重新见到了希望，我一把抓住他的手，「可是真的？」见他不言语，我赶紧接着说，「薛慕白，你们一定要找到他，他会为太子效力的，我保证，一定会的。」

我语无伦次，紧紧抓着薛慕白的手，仿佛我抓得越紧，我说出的话便越可信。

薛慕白淡漠地掰开我的手，身子往后退了退，离我远了些，「会的，我们已经有了他的消息。」

我的眼泪一瞬间汹涌而出，林风岩，原来你没死，真好。

薛慕白看着我的样子，眉头皱得更紧了，「所以，你不必再整日伤心，如果顺利，他入夏便能回京。」

22

我每日都和碧痕盘算着，距离入夏还有多少时日。

然而，这个春天却远比想象中的漫长。天气还没完全热起来，我爹就出了事。

薛府的管家来报时，我正与碧痕整理夏天要穿的衣裳。

我从未见过有什么事情能让一向沉稳的老管家仓皇失措，他那张始终红润的面庞此刻一片苍白，「小姐.....老爷被下了大狱，姚府被抄了！」

我犹如五雷轰顶，只觉得周身冰冷至极，身体僵硬着，一个字都说不出来。

去年冬季西北再次叛乱，太子命万太傅之子万尚带兵征讨。谁知万尚胆小如鼠，刚到战场便被叛军吓破了胆，尚未迎战就仓皇而逃，率人一路逃回上京。

我方群龙无首，军将不战自溃，被杀者数以万计。敌军破了防线，大军长驱直入。

西北战事告急，太子盛怒，下令斩杀了万尚等一众逃将。而我爹作为中书侍郎，监军不利，被万太傅的人借机参了一本，被



下大狱，籍没家产。

23

薛慕白书房的门紧闭着。

「知轩，你再去给我通传，告诉薛慕白我有急事找他。」我心急如焚。

知轩一脸为难，「夫人，公子交代过谁都不见，公子说此事自有定论，让夫人不必忧心。」

怎么可能不忧心，我不顾知轩的阻拦上前拍门，「薛慕白，我爹的事情我只能靠你！你能不能去求求太子，让他放了我爹。」

可任我怎样苦苦哀求，薛慕白都闭门不见，书房里始终静悄悄的。

我不肯罢休，在书房外站了两个时辰，最后体力不支晕了过去。

25

我醒过来时，身边空无一人。

窗户外传来知轩的声音，「夫人还未醒吗？」

「你不必再过来问了！」回话的是碧痕，语气里满是愤恨，「你们公子何必这时候故作姿态，假惺惺地怜悯我家小姐，大



夫说了，小姐无碍！」

碧痕的话说得无情，可是薛慕白更无情。

泪顺着眼角无声滴落在枕上，薛慕白本就是薄情的人，这是从我见他第一面时便断定的。如今我怎就忘了？

心内五脏俱焚，想到我爹正在牢里遭受折磨，我又怨又恨，怨薛慕白和太子无情，恨自己无能为力，不能救我爹出来。

26

如此过了两日，我每日都去求薛慕白，可他依旧不肯见我。

我万念俱灰，正不知如何是好之际，碧痕带进来一封信，送信的人指明我要亲启。

我打开信，只有草草的几行字：

令尊的事情，恐怕只有我能帮忙。姚姑娘知道该怎样做。

萧冀

萧是皇姓，冀是恒王的名讳。

我拿着信的手颤抖不已，仿佛能从这潦草的字迹中，看到恒王那双肆无忌惮的眼睛。

碧痕看我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，脸色惨白，小心翼翼地叫我「小姐？」

我回过神来，「碧痕，你去备马车，我们去恒王府。」

碧痕仿佛猜到了什么，一下子哭起来，「不可以，小姐。我们.....我们再去求姑爷吧。」

我替碧痕擦掉眼泪，语气坚决，「快去，日落我便要到，记得用薛府的马车。」

我爹曾为了我想抗旨逃婚，如今为了我爹，我也什么都可以做。

27

恒王府比我想象的还要气派，我和碧痕跟着人穿过游廊，径直进了内殿。

内殿中，恒王正在与人赏一幅山水画，见我来了，拍掌笑道：「姚姑娘比我想的来得还要快！来，本王正得了一幅好画，姑娘也过来赏赏。」

恒王不急不慢，一副将我控制在股掌之间的样子。

我依言走上前去，在那幅画前站定，「画再好，也需要好的心境去品，王爷知道小女心中藏着事情，非解决不可。以这种心境去看这画，好山好水也变了穷山恶水，何必扫王爷的兴。」

恒王哈哈大笑，一边命人将画收了起来，一边向我走来，「姚姑娘脾气不小，可是那薛侍郎宠出来的？」

恒王故意提薛慕白，是要惹怒我，我便随他的意，「王爷明知故问，薛侍郎若肯宠我，我又何必来找王爷。」

说话间，伺候的人都已被遣了出去，偌大的殿里只剩了我和恒王。

见我语气强硬，恒王在殿前的椅子上坐了下来，眼神肆无忌惮地在我身上游走，「自从在宫宴上见过，本王便对姑娘久久难以忘怀。本王曾想，姑娘这双倩眸，只要肯看一眼本王，本王就知足了。」

恒王停顿了一下，扯下腕上的串珠来捻着，眼神阴郁，「可既有了这个机遇，我怎肯局限于此？」

恒王说完霍地一下起身，径直走到我面前，粗鲁地捏起我的下巴，迫使我抬头看他，「如今，我也想尝尝姑娘的味道，看看让本王牵肠挂肚的人，到底有何不同！」

恒王的气息直逼着我，将我压得喘不上气来，我吓得浑身颤抖，却故作镇定地看向他，「听闻王爷身边美人如云，我算不得什么。」

恒王笑着摇头，「本王身边的花花草草自是不少，却无一个能与姑娘相比。」他想了想，指腹轻轻划过我的脸，「你这白莲，刚刚好可以长在我这方淤泥里。」

我下意识地扭了扭头，想避开他的抚摸。

见我此举，恒王又笑，「说了许多，不知道姑娘要用来救你爹？」

恒王的意思，是要我将不堪的事情主动说出口。

我心内一阵翻江倒海，却还是忍着恶心迎合他，「我与薛慕白，不曾圆房！」

我的话，显然惊到了恒王。他的眼中立马闪起一道贪婪的光，紧接着朝门外喊道：「来人！去带姚姑娘沐浴更衣！」

28

我泡在恒王府的浴池中，四肢麻木，旁边嬷嬷交代的话，一个字一个字扎进我的耳中。

怨恨一点点消失，剩下了满目苍凉。

我想起小的时候，爹曾抱着我说：「我家鸢儿可惜不是男儿身，否则定是国之栋梁。」

可我，终究不是男儿身，只得用这种法子救我爹。如果他知晓了，不知得有多失望。

一切准备就绪，我被送进了恒王的寝室，此时月已爬上了树梢，不知道薛慕白有没有发现我不见了。

恒王的寝室也极大，见我进来，他径直站起身，伸长了双臂，要我伺候他解衣。



我听命上前，去解他的腰带，他却一把按住了我的手，将我吓了一个机灵。

「嬷嬷教的，姑娘可都会了？」

我的手在他粗糙的掌中，这种触感让我全身僵硬，我强迫自己点头，却掩不住心底的厌恶。

「若姑娘反抗，我可不会怜香惜玉。」恒王说完拽掉外裳，将我一把横抱而起，扔在了床上。

我的心生疼，不该再有幻想，薛慕白不会来救我。

29

「不必怕，事后姑娘就会迷恋上这种滋味。」恒王轻薄地说着恶心的话，气息朝我扑来。

我闭上眼，横下心来等待接下来要发生的一切。

突然，门外一阵喧闹。我隐约听到了碧痕的哭喊，仿佛还有薛慕白的声音。

恒王显然也听到了，他满脸不悦，语气中透着毋庸置疑，「春宵一刻值千金，今日，谁都休想打扰本王！」

恒王的话音刚落，寝室的门便被人破开，紧接着是一阵嘈杂的脚步声，混着王府管家的阻拦。

「薛某听闻夫人在此，前来接她回去！」真的是薛慕白！

恒王火冒三丈，一把抓起扔在一旁的外裳穿了，拿起案上的短剑，冲了出去。

「薛侍郎可知这是何处？你带人闯入王府，是要造反吗！」恒王言语逼人，接着响起拔剑出鞘的声音。

我心中一惊，没想到事态如此严重。

「不敢！臣只是来接臣夫人回府，如果惊扰了王爷，明日定向王爷请罪。」薛慕白虽话说得恭敬平淡，我还是能听出来他的隐忍，心中更加慌了。

恒王的声音冰冷，透着危险的气息，「若我说她不在王府呢？」

「那就让微臣进内室搜一搜！」薛慕白的声音已经不悦。

「你敢！」恒王的一吼吓了我一哆嗦，我赶紧裹了锦被跑出去。

「薛慕白！」

我叫了一声，薛慕白闻声立即向我走来，他望了一眼狼狈的我，眸子里闪过一丝冷意，如我第一次见他时一样。

「跟我回去！」薛慕白语气冰冷。

我往后退了退，故意楚楚可怜地看向他，试探着摇了摇头，表情里透出几分身不由己。

见我如此，恒王在一旁得意，「薛侍郎可看见了，她不愿意跟你回去。」

薛慕白却不理会他的挑衅，径直看向我，话却是在回恒王，「这由不得她！更由不得王爷！」

我没想到薛慕白会如此强势，心里闪过一丝欣喜，于是进一步小心翼翼地试探他，「王爷能救我爹！」

薛慕白盛怒，一把将我向他怀里扯去，我猝不及防，裹在肩上的锦被滑落，露出了一身薄纱衣。纱衣下我的曲线尽显。

室内顿时一片寂静，薛慕白眼中燃起了火，他咬紧牙关狠狠地吐出了三个字，「姚文鸢！」

随着话音落下的，还有我肩上的披风，薛慕白一把将我抱了起来，大步往外走去。

刚要出寝室，恒王的剑就挡了过来。

「不知死活！」他恶狠狠地说。

薛慕白停了下来，冷冷地回了一句，「我和她的婚事是皇上所赐，不知死活的，恐怕是王爷吧！」

「薛慕白，这件事情我不会善罢甘休！」

「微臣也不会！」

薛慕白头也不回地大步而去，一路走出王府，无人再敢拦他。

我将头靠在他的胸前，听到从他胸腔中传出愤怒的心跳声，我的心反而安了下来。

30

回到薛府，薛慕白将我放在床上，命令碧痕替我更衣。

等我再次站在他面前时，他依旧怒气未减。

其实，我也还怨他，只是眼前的形势所迫，我非但不能跟他怄气，还不得不向他低头。

我放低姿态，扯了扯薛慕白的衣襟，「对不起，我令你蒙羞了！」

我说话的声音极小，听起来有气无力。

薛慕白看了我一眼，平下心气，「是我对不起你，不该不见你，逼你做别的选择。」

我不敢相信，骄傲如薛慕白，竟肯向我低头认错。

「我只是没有想到救你爹的办法，不知道如何跟你解释。我曾答应过你，要保你爹平安，就定不食言。」薛慕白说得诚恳。

见他如此，我只好解释，「是我过于着急了，我应该知道你有办法的。」

「姚文鸢！」薛慕白又叫了我的名字，「如果今天你出了意外，我会内疚一生。以后能不能相信我，不要再将自己置于如

此险境了？」

我认真地点了点头。

是夜，我在床上辗转反侧，想着今天发生的一切，恍如隔世。

决定委身恒王的那一刻起，我便视死如归。可是出发前我还是将恒王的书信留在了桌子上，我想赌一赌，薛慕白发现我的去向，会不会救我。

最终，我赌赢了。

不管这初衷是出于一个丈夫的尊严，还是维护皇威的手段，或者还有那么一丝相处久了的情感，这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出手救了我。

一旦他出了手，就意味着我爹的事情，他必定会管下去。

31

因为这件事，我对薛慕白有了丝异样的情感——是对他在恒王面前无畏的崇敬，还是别的，我说不清。

这模模糊糊的感觉让我有些害怕，我想起和他的约定，想起和阳公主，只愿离他远些。

但是，我却不能离他太远。

我爹的案子由大理寺移交给了刑部，正好由薛慕白交好的同僚负责审理。我知道这背后薛慕白定是使了不少气力。



我将绣好的香囊给薛慕白送去，他接在手里看了看，不说好，也不说不好。

「薛慕白，多谢你为我爹的事情操劳。」我诚心谢他。

薛慕白抬头看了看我，拿起案上的一封书信递到我面前，「林风岩下个月初进京。」

32

初夏的傍晚，我在城外的长亭接林风岩回京。

薛府送我来的马车停在不远处的官道旁。薛慕白说，如果林风岩能平定西北的叛乱，替太子稳定兵权，我爹就有救了。

我捏着那个绣好的鸳鸯香囊望眼欲穿，一年半的时间，不知我和林风岩的这份情，还会不会像从前一样？

林风岩的车马自北而来，渐行渐近，当他在我面前从车上扶下一个蒙古姑娘时，我意识到一切都回不去了。

林风岩受重创失去了记忆。他已经完全不记得我，他娶了救他命的姑娘。

我手中的香囊终究没有送出去，那些想好的互诉衷肠，也一个字都没有说出口。

「林风岩，你回来了。」所有的牵肠挂肚，最后凝聚成的竟是这七个不痛不痒的字。

林风岩挽着他姑娘，笑容里带着陌生的疏离，「姚姑娘，多日不见。」

再多日久生出的情意，最终都消失不见，剩下的也只有这七个不痛不痒的字。

23

那天，薛慕白回府时我已经睡下了。

他执意要进内室见我。

看到他风尘仆仆的模样，我只得又坐了起来，「你今日也出城了吗？有没有用过饭。」

薛慕白不说话，只用一双深邃的眼睛看着我。

我低下头，「你早知道他娶亲了，对吗？」

「是！不过你也早已经嫁人了。」薛慕白回我。

「可是不一样。」

「一样！」

我又抬起头，此刻薛慕白的眼里闪着异样的光，「姚文鸢，我们可以做真正的夫妻。」

34

我看得明白，薛慕白眼中闪着一抹深情的光，但那不是爱，更像是怜悯。

我苦笑着摇头，回他：「你不必对我负责任的，我还有我爹。」

我们的婚事本就是一场意外，纵使没有林风岩，还有和阳公主，「薛慕白，你说事成之后要去向太子求一道旨意的，还你我自由。」

我提醒他，我们还有最初的约定。

既然不能相爱，就不要相守，这对我，对和阳公主都不公平。

薛慕白听了我的话，沉默了许久，最终点了点头，「好，一切由你！」

说出这句话的时候，他面无表情。

我似乎感觉到有什么东西断裂开来，是这一年朝夕相处后，好不容易链接在我和他之间的纽带。

薛慕白不再过来用餐，又回到了我们刚成亲那会，那些他忙忙碌碌，与我无甚交集的日子。

也好，慢慢地两不相干，离别时便不会有过多的情义牵扯。

35

和阳公主造访是在夏日的一个清晨，我事先毫不知晓。



那日，老夫人身边的小丫鬟过来通传，「夫人，老夫人请您过去，和阳公主来了。」

我赶紧梳洗打扮，带着碧痕匆匆过去，走到老夫人的门口时，听到里面传来笑声。

「那时候你们都还是小孩子，你可是隔三岔五就闹腾着要到府上来的。」说话的是老夫人。

「是呢！当时年纪小出宫也方便，如今过了这些年，慕白都成家了，也该避讳些的。」这温如水滴的声音是和阳公主的，我能辨得出来。

我带着碧痕跨了进去，先向公主行了礼，再给祖母请安，然后在薛慕白身侧坐了下来。

对面的和阳公主打量着我们二人，面上带着端庄温婉的笑。

「今日下朝这样早？」我只好问薛慕白。

「今日无事！」薛慕白回我，好看的脸上无波无澜。

自我进来后，大家突然都无话可说，薛慕白只专心玩转着他手中的杯子，若有所思。仿佛感觉不到和阳公主落在他身上那炙热的眼光，可一旁的我却坐卧难安。

我只好东拉西扯了些无关紧要的话，实在感到气氛焦灼，我起身向老夫人告辞，「今日起床后有些不适，怕在公主面前失礼，还请祖母允许鸢儿回屋歇息。」

「是哪里不适？」薛老夫人眼中流露出关切，「可请大夫瞧了？」

我摇头，示意她放心，「恐是吹了风，头有些痛，休息一下便好。」

「那就回去歇歇吧，」老夫人说完，又嘱咐了一句，「若不好，就不要强忍着，早些去请大夫。」

得了老夫人的应允，我一边答应着一边向公主请辞，转向薛慕白时，发现他正在看我。

「只能劳烦夫君多陪陪祖母和公主了。」我客气道。

没想到薛慕白竟站起身来，理了理衣裳，一副要出门的样子。

「我送你回去。」他说。

我连忙摆手，「夫君在这陪公主就好，我有碧痕陪着。」

薛慕白却无视我的拒绝，径直出了门。他走得极快，我只好紧步跟在他身后。

穿过花园时，薛慕白停下来等我，突然问：「你不高兴，可是因为和阳来府上，我没有提前知会一声吗？」

我略吃一惊，自己并没有这样的意思，赶紧摆手，「不是的，我没有不高兴。」

虽然我否认了，薛慕白还是跟着解释了一句，「她路过此处，临时起意要来看祖母，我事先也不知情。」

薛慕白的话，又使我心底泛出一种奇怪的感觉，依旧说不清也道不明。

不知道该如何接话，我干脆低下头什么也不说。

见我如此，薛慕白上前一步离我近了些，「若未生气，那就是真的病了。」他说完伸出手，欲来探我的额头。

我后退了一步，「薛慕白，我们不该这样的。」

他停下动作，微微叹了口气，有些无奈，「姚文鸢，你非要拒我于千里之外吗？」

我抬头看着他，认真地跟他说：「我只是觉得这样过于亲密了些，不妥。」

既然知道不能心生欢喜，又何必多此一举呢？

薛慕白默默地看着我，仿佛看穿了我的心思，良久才说了一句：「不试一试，你又怎知我和你不能日久生情呢？」

37

晚上，我辗转反侧，脑海中一直浮现着薛慕白的这句话。

嫁他之初，我念及林风岩，不肯与他亲近。

后来，得知他与和阳公主青梅竹马，我避而远之。

如今，林风岩已娶了别人，薛慕白也刻意回避着公主，我却纠结于他改变的原因。

我不想因为这纸荒唐的赐婚牵绊住他，也束缚住我。可今日，薛慕白却说，若不试试，怎么知道结果。

薛慕白相貌堂堂，处事稳重得体，虽平日里待我有些冷淡，却颇有君子风度，哪怕他厌恶我时，也从未恶语相向。哪怕我私会恒王，他也忍住了满腔怒火，反过来向我道歉。

薛慕白这样好，我内心，其实也一直知道他的好。

我故意以他的傲慢为借口，告诉自己不能与他过分亲近，其实是因为害怕吧？不是怕他，是怕我自己。

怕我自己爱上他。

想明白这些，我心乱如麻，更难以入睡，干脆起身穿衣，让碧痕挑了盏灯，往薛慕白的书房去。

薛慕白还未睡下，书房中亮着灯。经过窗外时，我见他正伏在案几上写着什么，一头青丝披散在肩上，俊毅的侧脸渡着柔和的光。

我停住脚，在窗外默默站了许久，又带着碧痕折了回去。

我睡得不好，第二日尚未起床，碧痕匆匆跑了进来，眼中含着泪，「小姐，方才姑爷让知轩来传，说今日我们可以去探望老爷！」

我喜极而泣，赶紧收拾了东西，跟着薛慕白安排的人往天牢去。

牢里深不见天日，囚犯们披头散发，穿着肮脏的破布烂衫扒在门上，从铁栏里伸出他们枯瘦的手，在我经过时绝望地呼喊着。

我低着头，跟着一个年纪不大的狱卒来到我爹的牢房前。

「夫人请便。」狱卒打开了牢门，做了个请的手势。

我爹听到响声猛地抬起头。「鸢儿！」他颤抖着向我走来。

我爹老了许多，头发几乎全白了。看到他衣衫整洁，身上没有伤痕，我才松了口气，眼泪也一下子滚了下来，我走上前在我爹面前跪下，「爹，女儿不孝。」

我爹轻轻摸着我的脸，浑浊的眼中也流下泪来，「鸢儿莫哭，爹爹很好。」

我抹了一把泪，连忙将带的吃食拿出来。

就着牢里昏暗的光线，我爹摸了他最喜欢的百花糕咬了一口，强颜欢笑，「鸢儿的手艺还是这样好。」

我笑着流泪，用筷子夹了几样菜蔬送到他嘴边。我想起小的时候，我不愿意吃饭时，都是我爹这样一点一点地喂我。

「爹，」我叫了一声，「女儿不该劝说您投靠太子，让您遭受这一劫。」见到我爹之后，我更加懊悔当初的决定。

我爹却叹了口气，放下手中的筷箸站起身，他面朝着高高的牢墙负手而立，墙的上方有一口四方小窗，一道微弱的光从那里射了进来。

「鸢儿不知，这些年爹一直活在愧疚中。」我爹叹了口气，「初入仕时，若不是我年轻气盛，非要与当时的姜太傅争个高低，就不会触怒皇上将我贬谪，你娘就不会死。」

我知道，我娘的死始终让我爹耿耿于怀。

我七岁那年，因要不要收复幽州一事，朝堂上下争论不止，最后宪帝听了姜太傅的主张，以国库紧张为由，下令撤兵。我爹拼死力争，最终惹怒了宪帝，被贬到柳州。

柳州气候湿热，我娘去的第二个月就得了瘴气，没有好大夫医治，我爹眼睁睁地看着我娘撒手人寰。

我到现在都记得，他抱着我娘已无了生气的身体时，眼中的绝望。

就是从那时起，我爹像变了个人。他托人往京中打点关系，回到朝中后开始阿谀奉承，对宪帝言听计从。

仕途越坦荡，我爹就越小心，他说得最多的一句话便是，「我不能再让鸢儿像她娘一般」。

「我蒙了心智，只想着能让你平安富足。」我爹转过身来朝着我，「宪帝昏庸，爹就逢迎他的心意；他易猜忌，爹就装作平庸无能来获得信任；为了稳固地位，我也构陷忠良之士……」

我爹面上露出痛苦的神色，眼光越过我看向远处，仿佛陷入了对许久之之前事情的悔恨，「爹做错了，一直都是错的。假如你娘泉下有知，定不会让我如此！」

他花白的胡子微微颤抖，「鸢儿，爹不想再做不义之事。薛慕白说的对，若真是为了你，就不能让你背着有个佞臣爹爹的名声。」

39

往外走的时候，我一直在想我爹的话，他说他并不后悔做的一切，他还说本就做好了赴死的打算，没想到薛慕白竟有本事救了他一命。

原来薛慕白做的，原比我想的还要多。那些看似随口做出的承诺，他都在一一兑现。

到了牢房门口，我将一包银子塞到送我出来的狱卒手中，托他替我打点，小狱卒却连连摆手，「我等已收了薛侍郎的好意，定会尽一百分心力照料姚公，请夫人放心。」

我强行将银子塞给狱卒，走出牢房时，阳光刺得我睁不开眼，一晃中我好像看见薛慕白站在不远处的马车旁，正与一个人说话。

我揉了揉眼睛，果然是薛慕白！

我赶紧走上前去，朝那人行礼，望向薛慕白，「夫君怎么来了？」因知道了薛慕白的所为，我心里感动，言语中也不自觉透出柔软。

薛慕白转向我，「正好路过，顺便接你回去。」

我还未来得及说话，一旁的人就笑了，「果然薛侍郎与夫人感情甚好，真是如胶似漆！」

听了这话，薛慕白也笑了，朝我介绍道：「这位是刑部尚书郎王晋，岳父大人的事全凭他在周旋。」

薛慕白一说，我便猜到这就是那位与他交好的刑部官员，赶紧再行了一次大礼，以示感谢。

王尚书郎做出一副夸张的模样，调侃道：「告辞！告辞！尊夫人动辄就行礼，定是嫌我在这里碍事了，我这就走，二位请便。」

他作势要走，却不忘揶揄薛慕白，「唉，奈何我孤家寡人，不知何时能有薛侍郎这般福气，实在令人嫉妒，嫉妒！」

薛慕白送走王晋，转头看着红了脸的我，轻笑，「上车吧。」

薛慕白将我扶上马车，自己也跳上来在我对面坐了。他还穿着朝服，器宇不凡。

我突然想起公公去薛府宣读圣旨那日，同我爹说的话，「薛侍郎可谓人中龙凤，定前途无量。」

那时候对薛慕白一无所知，只有排斥和恐惧，如今再想这话，竟莫名多了几分自豪。

见我一直不语，薛慕白开了口，「今日见了你爹，可放心了？」

我赶紧点头，「薛慕白，谢谢你。」

薛慕白笑了，抿着薄唇问我：「若我一开始便对你这样，你是不是就不讨厌我了？」

我故意挑开帘子看马车外，好避开薛慕白的话题。

40

我虽出门不多，但也能辨得清马车走的不是回薛府的路。

「薛慕白，我们不回去吗？」

「是，带你去个地方。」

马车停在一大片草地前，我被眼前的景致惊得说不出话来。

「喜欢吗？」薛慕白问我：「我偶然经过此处，见这景致极好，就一直想着要带你来看。」

我连连点头，「我竟不知京城有这样美的景。」

轻风拂过，远处望不到尽头的草地漾起层层微波，露出里面点缀的各色小花，时而有鸟低拂而过，伴着清脆的鸣叫，融入身后蓝的滴水的天。

我心旷神怡，在一处高地上坐下来，仿佛自己正置身于一一片清凉之中，夏日的酷热瞬间荡然无存。

耳边鼻间萦绕着鸟语花香，眼中是面如冠玉、倜傥风逸的他。

「薛慕白，你喜欢我吗？」我终于问出了这几日一直压在心口的问题。

薛慕白想都没想，笑着摇了摇头。

我竟有些失望，低头用手指拨弄着面前的一朵小花继续追问：「那为何对我这样好？」

「起初，只因为你是我的妻子。」薛慕白声音清朗。

「可那是名义上的。」我不解。

「你不是也为我做了许多真正妻子该做的吗？」薛慕白反问我，又继续说，「你在我薛府一日，我就该护你周全。」

「那.....之后呢？」我鼓起勇气继续问他。

「后来……」薛慕白清了清嗓子，耳郭竟微微红了，「你同我谈判时聪明沉稳；你依在我身上睡着了，有几分可爱；你冒冒失失差点摔下马车，又有些蠢；你吃我给你夹的所有食物，乖巧温顺；你私自去会恒王，胆大冒失。还有，你为林风岩流泪，可怜又可恨！」

「我经常会想，一个女子身上为何会呈现那么多面？到底哪个才是真正她？姚文鸢，我想了解你，每日都要找各种理由去见你，去做那些我认为能让你高兴的事。我不认为这仅仅是喜欢，所以我不想让你走了，我要违背当初的约定，让你留在我身边。」

薛慕白一口气说了一堆，静静地看着我。

我也惊愕地看着他，心内翻江倒海。

薛慕白说他不喜欢我，可这不是喜欢又是什么？

我也总以为不喜欢他，可现在心怦怦乱跳，又是因为什么？

41

回薛府的路上，我和薛慕白都默不作声，各自想着心中所想，气氛却没了之前的尴尬。

下车时，薛慕白有些不情愿地在我耳边说道：「林风岩三日后便要西征，你明日去林府见见他吧。」

提到林风岩，我扶着薛慕白的手不自觉颤了一下，纵使知道他想让我说不去，可我还是点点头说好。

第二日的林府聚集了许多人，薛慕白将我送到门口就走了，我带着碧痕跨进大院。

以前，林府的一草一木一人我都熟悉，如今再看，竟是物是人非。

林风岩带回来的外族女子名叫纳兰，她操着生硬的京话跟我说：「纳兰，在蒙语中是太阳的意思。」

她单纯可人，笑起来就像她的名字一样炙热温暖。虽被一群妇人围着，她却总喜欢找我说话，哪怕语言不通，也热情地执着我的手说个不停。

可她并不知道，此刻我的心冷如冰封。因为纳兰有了三个月的身孕。

纵使我与林风岩早就不可能，纵使知道我对薛慕白有了不一样的情感，在得知林风岩将要做父亲的瞬间，我还是心如绞痛。

傍晚时分，在众人都陆陆续续走了之后，我在花园里有了一时与林风岩独处的机会。

他还是如回京那一日，对我态度恭敬，带着几分疏离。

「姚姑娘，许久不见。」林风岩说完便要走。

我急忙拦住他，掏出他送我的那枚暖玉，「林风岩，这是你的东西，你去漠北前将它落在了姚府，现在还你。」

我撒了谎，怕说出真相会让彼此难堪。但是无论如何，他母亲留给他的唯一遗物，都不应该再放在我身上。

林风岩眼神躲闪，将我伸出去的手又推了回来，话说得急促，「姚姑娘定是记错了，我不记得自己有此物。」

「你许是忘了，但这确实是你的东西。」林风岩的表现让我心中升起了一丝疑惑。

「既然不记得了，说明此物对我不甚重要，它到了姑娘手中，姑娘便留着吧。」林风岩语气生硬，带着微微的颤抖，「如果你不喜欢，就随便处置了吧。」

他说完匆匆而去，留下早已泪流满面的我。

林风岩，你根本没有失忆，对不对？你假装什么都不记得了，是不敢面对你的背叛，还是我的？

以我对林风岩的了解，他方才慌乱的举动，分明是在逃避和掩饰。

我在林府一刻都待不下去，匆匆告别。见我要走，纳兰依依不舍，执着我的手叫我再来陪她。

一旁的林风岩将她往自己的怀里揽了揽，眼光看向我，「纳兰在京中无亲无故，她喜欢姚姑娘，还希望姑娘多到府上走走。」

「会的。」我直直对上林风岩的眸子，他依旧不肯与我直视，我一看他，他便立马慌乱着转向别处。

「林将军此去多多保重，我会替你好生照顾夫人。」

纳兰听了我的话，急忙拉着我问：「可当真？」她眼中明亮，嘴角挂着快乐的笑。

我点头，也跟着她笑起来。如此单纯又明朗的女子，任谁都会喜欢。

42

林风岩这次西征，我没有理由相送。想起他去漠北那日，我忧心忡忡，下城楼时还冒冒失失地撞了薛慕白。

此刻突然意识到，或许一切都在冥冥中注定。

林风岩离开时，镀着圣洁的光，虚幻美好得不切实际。

而薛慕白来时，带着我去看那满地的绿、听耳旁的风，是触手可及的温实。

我想着在城郊时问薛慕白的最后一个问题，「你喜欢和阳公主吗？」

薛慕白望向很远的地方，回答得慎重，仿佛这个问题已经在他心中思量了许久，「从前，我以为我是喜欢和阳的。我们有数十年的朝夕相伴，彼此熟知、彼此关怀。」

薛慕白说着，收回眼光看向我，「可上次她来薛府，我突然明白，她更像亲人，而你，是我要一生相伴的人。」

哪怕已经过了两日，想起薛慕白的这些话，我还会脸红心跳。

薛老夫人曾对我说，日子久了，我就能看清薛慕白的心。而我，又何尝不需要时间来看清我的心呢。

想明白一切，林风岩的舍弃便也不再让我思虑难耐，每个人都有难言之隐，我不该心生怨恨，认为他背叛了我们最初的约定。

44

放下成见和顾虑，我开始重新审视我与薛慕白的关系。

他终日繁忙，可是隔三岔五就会差人送些小玩意回来，今日是樽琉璃盏，明日是个珐琅瓶，不是什么贵重之物，却处处透着他的心意。

我也开始在薛慕白不在的日子睹物思人，一日不见便像过了许久。

转眼数月，纳兰的肚子一日大过一日，林风岩在西北的捷报也频频传来。薛慕白说，照这个趋势下去，林风岩会在秋末大战告捷班师回朝，到时候他会想办法救出我爹。

中秋那日，薛慕白难得清闲，屏退了下人与我在院子里对酌赏月。

他穿着淡色锦衣坐在矮凳上，低垂着眸子为我斟酒，五官俊朗，如雕如刻。

我一时看得出了神，嘴角不自觉漾起了笑。

「笑什么？」薛慕白问我。

「有匪君子，充耳琇莹，会弁如星。」我视线落在了他弯起的唇角上，心旌摇曳。

「第一次被人如此夸赞，甚是惶恐。」薛慕白依旧笑着，将酒盏推到我面前，「我记得你说没读过书的？」

「只记得这句。」我端起杯子呷了一口，应得恍恍惚惚。

薛慕白突然倾身向前，在我的唇上啄了一下，立马又退了回去，嘴角噙笑看着我，「情难自己。」

我涨红了脸，心如擂鼓，起身就逃。

薛慕白伸手将我拉住，「去哪？」

「去瞧瞧祖母。」我回答得慌慌张张，被他拉着的手渗出了汗。

薛慕白站起身来，手却没有松开，反而使劲一拽将我拥在了怀里，「祖母不是一早就交待了，她今日诵经，不准你我前去叨扰。」

我的脸伏在他的胸前，他说话的气息吹在我的耳边。我只觉得周身滚烫，心要跳出了胸腔。

「薛，薛慕白，你放开我，园子里被人瞧见了不好。」我吞吞吐吐，努力将手放在胸前想要推开他。

薛慕白听闻慢慢将我放开，声音温润，「姚文鸢，谢谢你！」

不知是否酒劲上来，我突然有些眩晕，呼吸困难，怕再与他待下去会突然晕厥，也不管他话里究竟是什么意思，提了裙裾转身就跑。

回到屋子里，碧痕正在替我铺床，见我满面绯红吓了一跳，「小姐发烧了？」说着就来探我的额。

我站着不动，努力平复着心跳，任由碧痕柔软的小手在我额上探了又探。

「不烧呀。」碧痕嘟囔着，「可脸怎么这样红。」

「烧了烧了！」我心虚地嚷嚷，「快打水来替我洗漱，我要躺躺。」

是夜，我做了个梦，梦中我从城楼的阶梯上失足跌落，被薛慕白一把接住。

43

庆历二十二年秋，林风岩斩杀叛军首领乌伊曼，叛军余部死的死，降的降，骚扰了西部边境两年之久的叛乱终于平息。

秋末冬初，林风岩班师回朝。回京第二日，纳兰成功为他诞下一子，取名钰儿。那孩子又白又胖，抱在怀里柔柔软软，只有

小小的一点，让人忍不住心生怜爱。

纳兰执意要我做孩子的干娘，我喜欢纳兰，喜欢这孩子，就痛快地应了，并将随身携带的暖玉送与他做见面礼。

钰儿的小手紧紧攥着我送他的这枚暖玉，在空中慢慢地挥舞，玉上镌刻的那个小小的林字依旧清晰可见。

物归原主，我如释重负。

在林府待了许久，我告辞时已近黄昏，林风岩执意送我，拐到花园的隐蔽处时，他突然止了步，一把将我拽住。

「姚文鸢，对不起。」

仿佛预感到林风岩要说这句话，我笑了笑，「你终于肯面对了，是不是装得辛苦。」

林风岩眼圈微红，肩膀一下下地抖了起来，他哭了。

见他如此，我也满心不是滋味，短短两年，我和他都经历了太多。

「林风岩，如今你已做了父亲，我也嫁为人妇。既然你我无缘，都该忘记过去，好好珍惜当下。」

可林风岩却未接我的话，他一脸痛苦，「那枚玉佩，为何不留着？我许你时，是真心实意想要娶你，如今也……」

「林风岩！」我打断了他要说下去的话，再提醒他：「纳兰是个好姑娘，希望你值得她千里迢迢来托付。」

林风岩缓了缓，「我知道，我会好好待她。可是鸢儿，我不想你怨我，我知道你嫁给薛慕白是迫不得已，我也是如此……」

原来，林风岩起初是真的失忆了，他收到京城的消息后才慢慢想起了一切，彼时，他早已与纳兰成亲半年。林风岩说，他宁愿一直想不起来，不记得就不会痛苦。

我笑，「现实怎会让你得偿所愿。林风岩，如今那枚玉佩去了它该去之处，那份情，也该就此了断了。」

虽然结果已经不重要，但起码我与林风岩谁都不曾辜负谁，我们只是败给了命运，并欣然接受了它的安排。

如今看来，命运自作主张地另行安排，于林风岩，于我，都更好些。

想到薛慕白，我归心似箭，恨不能立即回薛府见他。

出来林府，拐角处突然窜出一个人来，冒冒失失地撞到我面前，塞了一封信在我手中，我展开来读，信上只有八个字：不日之后，便解相思。

没有署名，潦草的字迹，我一下子就猜到了写信之人，那赤裸裸的眼神又一次浮现出来。我将信纸胡乱揉成一团，恨恨地丢了出去。

可丢了信，心中却升起一丝隐隐的担忧。

回到薛府，薛慕白不在，问起众人，只说他匆匆进了宫。

44

庆历二十二年的一个初冬夜，宪帝驾崩。太子萧究顺利登基，改年号绍圣。

新帝登基后做了三件事：削万世鸿太傅之职，废原太子妃万氏，大赦天下。

薛慕白比之前更忙，接连几日未回薛府，只托人捎信回来让我好生待着，照料好祖母。

几日不见，我几乎思念成疾，终日恹恹的，打不起精神。

一日，我正陪祖母说话，宫里突然来了人，说新帝宣我入宫。

我不知何事，忐忑地跟着宫人再次穿过幽幽长廊，似乎看不到尽头的高高围墙，透着不容侵犯的威严，此刻，我多想薛慕白就在我身边，哪怕他什么都不说，只静静看我一眼就好。

绕了许久，宫人带我到了一处，不是金碧辉煌的宫殿，却也庄严肃穆。

「薛夫人请稍后，待我进去启禀皇上。」宫人说完就推门进去。

我低着头，紧紧攥着手帕，努力抑制着内心的慌乱。

宫人片刻就走了出来，「夫人有请。」

我慢慢迈着步子走了进去，看屋内的陈设，像是皇帝的书房。

我行了礼，立在原地不敢抬头。

「姚姑娘不必拘束。」清冷的声音透着一丝威严，继而又道，「宋嬷嬷，有请。」

一旁的嬷嬷听到指令，径直走到我面前，屈了屈身道：「姚姑娘，失礼了。」

话一说完就拉住我的右手，往上拽我的袖子。

我吓了一跳，下意识地后退避开，「嬷嬷做什么？」

「姑娘不必害怕，老身只是奉旨办事。」嬷嬷说完又过来拽我，将我的衣袖推了上去，漏出我白藕般的手臂，和上面醒目艳红的守宫砂。

我急忙将衣袖放了下来，心比进来的时候跳得更猛。

「回皇上，是了！」嬷嬷看着案前的人，恭恭敬敬地回道。

我也疑惑地看着他。

如今的萧宥，比宫宴上时更像个帝王，好看的脸上冰冷肃穆，眸子里透着不容侵犯的光。

屏退了众人，新帝缓缓开了口，「薛慕白向朕请诏，让朕许你们二人各自为好。说他与姑娘并未有夫妻之实，看来所言不虚。」

我屏住呼吸，听他接下来要说的话。

「朕想着，薛侍郎如此的人姚姑娘都看不上，定是想嫁入皇室。恰好朕的皇兄恒王尚未娶亲，便想将你许给他做王妃，也还了你爹为朕鞠躬尽瘁的情意，如何？」

新帝停了停，见我没有说话，又说道：「你爹不日将还家，他年纪也大了，不适宜继续在朕身边效力。朕念他一片赤诚，就许了一个闲职让他在京待着，姚府当年查收的輜重也一并奉还。」

我细细听着皇帝的话，想起前几日收到恒王那封满是挑衅的信，终于理出了些头绪。

「回皇上，臣妇与薛侍郎两情相悦，不愿分开。」我话说得缓慢，却依旧抑制不住声音的颤抖。

「哦？」新帝挑了挑眉，「赐婚至今也有两载了，姑娘怎么解释你臂上的守宫砂？」

我有些惊慌失措，想了想，只好作答，「只是时机未到而已。」

45

走出皇帝的书房，冬日的冷风迎面扑来，我问一旁的宫人：「敢问公公，薛侍郎如今在何处。」

宫人嗓音尖刻，摇晃着脑袋回我：「自然还在宫里，皇上登基政务繁忙，薛侍郎是皇上的左膀右臂，定是伴身左右。」

「那我可否见见他？」我低声询问。

宫人瞥了我一眼，脸上似笑非笑，「夫人还是随杂家出去吧，皇宫可不是夫人久待之地。」

宫人的话刚一说完，远处走来一个女子，身后跟着个瘦弱的丫鬟。

该女子衣着质朴，容貌清丽。

我只见宫人行了礼，不冷不热地叫了一声，「皇上此刻忙着，怕是没空见娘娘。」

那女子瞥了一眼宫人，她虽受了轻视，却并不在意，一举一动都端庄得体，我突然想到曾在去年的宫宴上见过她。彼时她雍容华贵，坐在高高的殿堂之上。

「是太子妃！」我心中惊异，差点失口叫了出来。去掉了那些烦冗庸俗的饰品，此刻的她反而纯美可人，竟让我一时认不出。

新帝继位后，第一时间废了这位万太妃安插在自己身边的母家之人，并未给她任何封号。看刚刚宫人的态度，想必她处境不是很好，我连忙俯身作揖，「臣妇见过娘娘。」

万氏并不看那名宫人，也不因自己的处境觉得难堪，只伸手来扶我，温顺谦和，「薛夫人不必客气。」

她竟知道我是谁。

见我吃惊地看她，万氏笑了笑，「去年宫宴上，薛夫人与薛侍郎伉俪情深，让人心生羡慕，我因此记得夫人。」

她虽笑着，眼中却闪着忧伤，嘴角透着苦楚，「薛夫人方才是见了皇上了？书房里可还有他人？」

我连忙回话，「并无其他人。」

听了我的话，万氏转身朝向方才的宫人，态度温和，毫不计较他刚刚的失礼，「劳烦公公再去通传一声，本宫想说的话必定是皇上想听的，定不会让他为难。」

那公公脸上面露难色，「娘娘，不是小的不去传话，实在是.....实在是皇上交代过了，还望娘娘不要为难我们这些当差的。」

万氏皱了皱眉，眼中是痛苦和失望，她轻轻地叹了口气，喃喃自语道：「终究是要毁冠裂裳吗？萧洵，我们到底不能好聚好散。」

她说完带着小宫女转身走了，消瘦的背影尽是哀伤。而这哀伤的情绪深深感染了我，我又想到刚刚新帝对我说的话，以及他那张冰冷的脸和不容置疑的口气。

45

我心中烦闷委屈，以至于过了亥时，依旧无法入眠。

「碧痕？」我朝外面叫了一声，「派去书房查看的人回来了吗？姑爷他今夜还是没有回府吗？」

我话音刚落，门就被人推开来，进来的正是薛慕白。

我腾地一下从床上坐起来，不顾自己只穿了小衣就朝他奔过去。

到了薛慕白跟前，我的眼泪已经流了下来，「薛慕白。」近日的委屈一股脑地全都涌了出来，「皇上说你去向他求诏，要将我嫁给恒王……」我已哽咽得不能出声。

薛慕白眼中全是疼爱，他伸手替我抹掉眼泪，「胡说！皇上骗你的，不准哭了。」

我本就料到皇上的意思，必不是薛慕白的意思，如今听到他亲自说出口，不知为何反而哭得更凶了。

薛慕白只好上前一步，将我揽进他的怀里，我就伏在他的胸膛，哭得呜呜咽咽，良久才平静下来。

薛慕白拍拍我的背，「对不起，让你受委屈了。」他说完伸手扯下我挂在旁边的外裳替我披了，「怎么还是冒冒失失的，这样冷的天跑下来，若生病了，可如何是好。」

经薛慕白一提醒，我才想起来自己只穿了小衣，又是羞又是冷，赶紧转身钻进了被子里。

我双手紧攥着被边，气氛突然有了一丝暧昧，我偷偷瞄了一眼薛慕白，他又瘦了，俊朗的脸上略显疲惫。

「这么晚了为何不去歇息，还来我屋里做什么？」想到薛慕白回府后第一时间来看我，我心里泛起暖意，但又嗔怪他不爱惜

自己的身体。

谁知听了我的话，薛慕白竟脱去外裳走到我床边，一把将我盖的锦被掀了起来，强行在我身侧躺下，「这么晚了过来，当然是要跟你圆房。」

46

我赶紧往床内侧躲去，脸羞得通红。

薛慕白长臂一挥，将我向后揽在了他怀里。我吓地乱踢，薛慕白撑起身子按住我，「怎么？还不愿意？」

他的气息吹在我的脸上，让我有些眩晕。

我实在没想到薛慕白突然会有这样的举动，强撑着拒绝他，「薛慕白，你定是喝醉了！」

「嗯，是醉了，不过是装醉！」他声音懒懒的，脸也离我更近了。

我感到薛慕白的唇就要碰上我的，吓得赶紧用手捂住，瞪大了眼睛盯着他，「薛慕白，我还没做好准备，我害怕。」

薛慕白愣了愣，复又躺了下去，轻轻说了句：「傻瓜！睡吧，不欺负你了！」

我大大舒了口气，用了许久才平复下来。「你不走吗？」我问他。

「不走，这是我的寝室！」薛慕白幽幽道，声音有了困意。

我静躺了一会，还是觉得别扭，「那还是我走吧，我去找碧痕住。」

我刚要起身下床，却被他一把按住，他的气息再一次逼近，我能看到他眼中闪着欲望的火焰，「不许动！」

薛慕白嗓音沙哑，手在我的腰上用了用力。

我赶紧缴械投降，急急求饶，「好，我不动。」

过了许久，我听到薛慕白的呼吸均匀了，才敢动了动身子转身看向他，他睡得安稳，脸上的皮肤白皙光洁，长睫浓密，薄唇微抿，甚是好看。

我又想起来那首诗，「有匪君子，充耳琇莹……」

「薛慕白，我并不是没有准备好，皇上说旨意几日后就会下来，我只是怕！」我喃喃地对他说，心中悲悯，「薛慕白，洞房花烛那夜，你没有来为我掀开喜帕，我们也没有合卺，现在想来，是不是意味着你我终究有缘无分。」

世间本就有太多不尽人意，意外生出的这份情来，才是不应该的吧，毕竟我们曾相互讨厌过，甚至承诺过各自为好。

「不准你胡思乱想，我会解决的。」薛慕白没有睁开眼，话说得柔软坚定，手也隔着被子紧紧地拥了我一下。

不知为何，我的心又安了下来。

薛慕白总有一种魔力，能让我不必担忧。

47

次日醒来，薛慕白已经离去。

我躺在床上，抚摸着刚刚他躺过的地方，阳光透过窗子洒在上面，仿佛还能嗅到他的气息。

若是能这样过一生，该有多好。

我憧憬着，心中的疑惑也重新升腾起来。皇上为何突然插手我与薛慕白的婚事。为什么他要将我许给恒王？

心中无比烦闷，我唤了碧痕进来侍候我洗漱，之后也没有心情用饭，只倚在案前的斜几上胡思乱想。

快到晌午的时候，碧痕突然急匆匆跑了进来，手里又攥着一封信，「小姐。」碧痕气喘吁吁，一脸慌张。

我接过信，撕开来看，仍是那潦草的字迹。

「本王在宴宾楼等姑娘，姑娘想知道的一切，本王一并告知。」

信依旧没有署名。

我更加烦躁，将信纸紧紧攥在手里，在卧房里来回走动，半天拿不准主意。

我想知道恒王要说的话，但也怕自己冒冒失失，羊入虎口。

着急之际，我忽然想起薛慕白先前告诉我的话，「不可再将自己置于如此险境。」

薛慕白还说，他会解决一切。

我将手中的信撕了个粉碎，发狠地丢了一地。

碧痕小心翼翼地问我：「小姐？」

「不去！」我恨恨道：「阴魂不散，不能任他摆布！」

48

是夜，薛慕白果然回府了，且比平时早了些。

「用过饭了吗？」我问他。

薛慕白点了点头，精神不济。

知道此刻问他并不合适，我终究没按捺住，开了口，「薛慕白，究竟怎么回事？恒王他做了什么。」

薛慕白在我一旁的椅子上坐了下来，想了一想，突然用修长的手指捏了捏我的脸，半戏谑本嗔怪地朝我道：「你如何这样惹人喜爱，怎就迷了那恒王的心窍。」

我被薛慕白说得不好意思，恼怒着拂开了他的手，「我乐意的吗？谁知那个坏家伙安了什么心。」

薛慕白笑了笑，不复方才的疲惫，「他安的什么心我无从知晓，只知道他用西南的兵权要换皇上一道赐婚的旨意。」

薛慕白的话将我惊呆了，「跟谁赐婚？」

薛慕白低头饮了口茶，「自然是你。」

他语气轻松，全然不似我此刻，已经紧张得忘了呼吸。

「薛慕白，我不想，你得救我。」我赶紧俯身上前去拽他的衣袖。

薛慕白终于正了神色，定睛瞧着我，「姚文鸢，我先前说的话你怎都忘了？你如今是我薛府的人，断没有被别人强占去了的道理。」

「可是皇上他……」我提出质疑，心中却窃喜。

「先皇驾崩的事本就被有心人诟病，皇上刚登基，必然想营造一种兄慈弟恭的形象给众人看，不用大动干戈就拿下恒王这个心腹大患的兵权，皇上自然是应允的。」

薛慕白的话又叫我担心起来，「那如何是好。」

见我担忧，薛慕白连忙拽过我的手，握在他的掌中，「有我，我自有办法。」

感受到他手心的温柔，我心安了些，忽的又想到什么，「薛慕白，我昨日见了前太子妃，她仿佛处境并不好。」

我不知为何会想起这个只有两面之缘的人来，而且心中莫名难过。

「她.....」薛慕白的眼神慢慢转向别处，神色也黯淡下来，「皇上身为人君，有太多迫不得已。」

49

十月初九日，和阳公主大婚，嫁的是刑部尚书郎王晋，那个救了我爹的薛慕白的好友。

得知消息的前两日，我被和阳公主唤进了宫里，她依旧端庄清冷，对我开门见山。

「你与薛慕白成亲已经两载，我不该再等了。」

和阳公主说得如此直白，反倒叫我不好意思了。

「姚文鸢，你还不错。」和阳公主停了停，语气温柔，「其实，我挺喜欢你的。」

我抬头，看到公主眼神笃定，带着丝不易察觉的傲气，性格沉稳又有些可爱。我突然记起第一次见她时，就觉得她似乎像谁。

如今想来，像的那个人必然是薛慕白了。

我嘴角不自觉地弯了起来，瞧着和阳公主笑，「臣妇也喜欢公主。」

像薛慕白一样看似冷傲、内心炙热的人，我怎会不喜欢。

和阳公主突然握住我的手，也笑了起来，「那我嫁人后，你要常来府上看我。」

「自然，只要公主不嫌我烦。」

和阳公主出嫁那日，我跟随众人到街上去看，旌旗万里，插满了整个街道，十里红妆绵延不完，王晋一身喜服，骑在高头大马上煞是得意。

「这小子终于如愿了。」一旁的薛慕白握紧我的手，望着新郎官的背影笑道。

我也转身看薛慕白，看他的脸映在夕阳的光辉中，跟着他一起笑。

50

所有人似乎都尘埃落定了，我更加焦急，在薛慕白下朝后追着他问：「薛慕白，皇上的旨意至今还未到，是不是不想拆散你我二人了。」

薛慕白不说话，示意我上前替他更衣，他如今总喜欢指使我。

我无奈，乖乖上前服侍，替他系好腰带后，薛慕白将我拥入怀中，「不会再有什么旨意了，不过，你要去见恒王一面。」

皇上最终没有用我去换西南的兵权，反而分了藩，命恒王留守藩地，即刻出发。

恒王出发前一日，薛慕白陪我去宴宾楼见他，到了门口时突然又改了主意，拉起我往回走，「不见了！我再去求皇上，总还会又别的法子。」

我笑笑，示意薛慕白安心，「没事的，你就在此处等我。」

薛慕白依旧不肯，懊恼着，「我怎能让别的男人与你孤处一室！」

我只好拉了他的手安慰，「你在这里他不敢怎样的，我只让他说了他想说的便出来，可好？」

薛慕白终于松了口，同意我进去。

推开门，恒王就坐在包间的矮席上，悠闲地自斟自饮。

我走上前去行礼，在他面前站定。恒王示意我坐下，我摇了摇头，「恒王有什么话要对臣妇说，便说吧。」

恒王笑了笑，又呷了口酒，「本王就让你如此厌恶？」

我不说话。

恒王又继续说：「本王用整个江山来换你，难道姚姑娘就没有丝毫感动？」

我嗤笑了一声，「这江山本就不该是王爷的，况且成王败寇，王爷是输了，却不是因我而输。」

我话说得难听，恒王非但没有生气，反而失声笑了出来，「本王确实不是做皇帝的料，只因我母妃与我外祖父热衷，本王勉强配合他们。」

他停了停，突然站起身来立在我面前，我只觉得自己被笼在一片阴影里面，不自觉往后退了几步。

「本王乐得做个逍遥王爷，不求权倾天下，但求荣华富贵享受不尽。只是，这荣华富贵得有个中意的女子与本王共享。」

「会有的。」我再往门的方向退了退，回他道。

恒王又笑了一下，却透满嘲讽，「天下女子都对本王趋之若鹜，为何姚姑娘却避之不及？」

「天下女子都对王爷倾心，王爷为何对臣妇念念不忘？」我反问他。

恒王愣了一下，似是没有想过这个问题。

「我来回答王爷的问题，」我笑了笑，「只因未得到，便觉心有不甘。王爷对臣妇只想占有，并非真心喜欢。」

恒王若有所思，看着我半晌无语。

过了许久，他低头苦笑了一下，从腰间解下那大块青玉递到我面前，「本王并不这样觉得，不过随姑娘怎样想吧，这块青玉是我自小佩戴的，如今送与姑娘，留个念想。」

我拒绝，「如此贵重的东西，王爷还是留给后人吧。」

「怎么，连这么个小物件你都不肯收？」恒王的眉心凝在一处。

此时，我已经退到了门口，「若肯付出真心，王爷一定会遇到心仪的姑娘，祝王爷一路顺风，臣妇告退。」

我没再看恒王，径直推开门出去。

薛慕白听到声音，立马转过身来拉着我，「怎样？」

我笑，「薛慕白，我们回家吧。」

51

我跟薛慕白的马车刚到薛府门口，知轩就匆匆跑了过来，「公子，老夫人找你半天了。」

我和薛慕白对视了一下，不知道祖母何事，只好赶紧过去。

薛老夫人脸色铁青地坐在堂上，我们刚跨进屋里，就听到她厉声喝道：「跪下！」

薛慕白扑通一声跪了下去，我也紧随着跪在他身侧。

「不知孙儿犯了什么错，令祖母动怒，请祖母责罚。」薛慕白赶紧低头认错。

薛老夫人脸色没有缓解，看着我们二人怒斥，「婚姻岂是儿戏？怎能容你二人私下交易，想合便合，想散就散？」

薛老夫人气得声音发抖，将拐杖用力杵到地上，发出一声闷响，将我吓了一跳。

「孙儿并没有。」薛慕白轻握住我的手，赶紧解释。

「鸢儿不敢。」我也连忙表态。

「你们还敢狡辩，知轩都跟我说了！」祖母气得从椅子上站了起来，拄着拐来到我们面前，「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！薛慕白，你是觉得祖母活得太久了是吗？」

薛慕白赶紧俯下身，「孙儿知错，请祖母息怒，祖母责罚便是，千万别气坏了身体。」

一旁的知轩也吓得跪了下来，颤颤巍巍地解释，「老夫人，公子和夫人日久生情，当初的约定早已不复存在。」

我也赶紧认错，「都是鸢儿不懂事，再不敢了，请祖母不要生气。」

「既然你们二人都如此说，我就想问问，我何时才能抱上重孙？」薛老夫人缓了口气，提出要求。

我终于知道了她的用意，脸上绯红，薛慕白尴尬地咳了一声，「我们.....请祖母放心。」

老夫人见薛慕白做了承诺，脸上的怒气逐渐消散，又恢复了她以往的慈祥，亲自上前将我扶了起来，「鸢儿不要怪祖母动怒，我这身子一日不如一日了，慕白的父母早亡，我要替他们看好你们！」

我低下头，让祖母宽心，「鸢儿知道了。」

从祖母屋里出来已是黄昏，知轩怕薛慕白罚他，早溜得无影无踪，碧痕也匆匆赶回去布置晚饭，只剩了我与薛慕白。

气氛有些尴尬，薛慕白又抓起我的手，「膝盖疼吗？」

「不疼。」我连忙回他，「祖母不忍让我们长跪的。」

「你嫁过来已有两年，仍无子嗣，祖母有些怒气是情理之中的，还望你不要生她的气。」

「不会。」我回答。

恐是怕我难堪，薛慕白便不再提方才的事。

我和他刚走到花园入口，就有门子过来通报，说刑部尚书郎王晋来访。

薛慕白放开我的手，「你先自己回去，他这个时候来一定是有要紧的事情，我去去便来。」

我答应了一句，待薛慕白转身时拉住他的衣袖，红着脸垂下头，「薛慕白，我等你。」

52

是夜，风清明净，我守在床前等薛慕白。

他进来时带着一身寒气，我连忙起来替他更衣，薛慕白突然捧起我的脸，吻了上来。

我措手不及，只得紧紧抓住他的衣襟，任他柔软的唇压住我的。

我几乎快要窒息，不知过了多久，薛慕白才停下来，眼神湿漉漉地看着我，「可以吗？」

我点头，将脸埋在他胸前。

见我如此，薛慕白复又吻了上来，他唇齿柔软，带着一股特有的气息，几乎让我眩晕。慢慢地，我只觉得浑身燥热，脸红得似要滴出血来。

我推开薛慕白，拿起案几上放的合卺酒，递给薛慕白一杯，「洞房花烛夜落下的，今日补上。」

薛慕白眉目含情，与我将酒一饮而尽。

「薛慕白，感谢你当年的不欺。」

薛慕白笑，「我却后悔没有早日与你圆房。」

放下酒杯，薛慕白径直将我抱了起来，置于软榻之上。月光明亮，窗外虫声阵阵，屋内红烛摇曳，薛慕白将我无措的双手握在头顶，慢慢俯下身来。

红绡帐暖，一缕情丝摇人心魄。一夜缱绻，如醉如梦魂已不复。

52

第二日，我被薛慕白叫醒，「姚文鸢，今天要去接你父亲。」

我事先并不知情，兴奋得腾地一下坐了起来，顿觉浑身酸软，体力不支又倒了下去。

「怎么了？」薛慕白关切地问。

我涨红了脸，支支吾吾地回他，「起猛了，头晕。」

我强行起身，换了衣裳跟着薛慕白去接我爹，才知道薛慕白早就安排好一切，姚府收拾妥当，丫鬟小厮也都配备齐全，连被收留在薛府的姚总管，也已经回姚府待命了。

大牢门口，我爹已被众人簇拥着送了出来，他换了崭新的衣裳，精神也比上次见时好了许多，一见薛慕白就拱手道谢。

二人相互寒暄，聊得火热，竟有再见如故的架势。我被丢在一旁，想着这两年经历的种种，心中感慨万千。

那年，我嫁了我不喜欢的公子。

而今，我喜欢上了我嫁的公子。

后记

瑶儿百日，纳兰和林风岩抱着钰儿前来庆贺。

看到瑶儿粉嘟嘟的小脸，纳兰心生欢喜，执意要与我们结亲。



薛慕白不愿意，将女儿抱在怀中不肯应诺，「我家瑶儿还小，怎能让你们抢了去。」

我看着他孩子气的样子，顿觉好笑。

林风岩也在一旁笑他。

薛慕白无奈，转而向我求助，我却不如他的意，「我本就是钰儿的干娘，亲上加亲也好。」

薛慕白丧着脸，「你若觉得合适，就依你。」

见薛慕白松了口，纳兰眼疾手快，立马从钰儿脖子上取下当年的那枚暖玉，塞进瑶儿的小手中，笑嘻嘻地瞧着面前粉雕玉琢的小人儿，喜爱之情已经掩饰不住，「这是定情信物，瑶儿啊，你以后就是我们林家的媳妇咯。」

像听懂了纳兰的话一般，瑶儿咯咯笑了起来，小手挥舞着，将玉紧攥在手里，仿佛生怕被人抢了去。

数日后，我坐在花园的石桌前喝茶，薛慕白突然走上来，夺了我的茶杯就喝。

我抬头看他，不见了那丝冷傲，薛慕白脸上总透着股孩子气，全然不似我初见他时的样子。

我站起身来看向他，「薛慕白，重新问一次，你何时开始喜欢我的。」

薛慕白不假思索，「从你入薛府的那一刻。」

「瞎说，那时候你还没见过我呢。」我反驳他。

「上天都把你送到我们上了，我怎么敢不喜欢。」薛慕白笑。

「照你这般说，任当日是谁，你都会喜欢咯？」我有些生气，怒起嘴瞪他。

「不会是别人。」薛慕白说得肯定，捏了捏我的鼻子，「怎么当娘了，还如此小心眼。」

我被薛慕白说得笑了起来，踮起脚在他唇上啄了一下，一把将他抱住，「有匪君子，终不可谖兮。说不准，我喜欢你也是当日，谁又知道呢？」

本文由 [Circle 阅读模式](#) 渲染生成，版权归原文所有